

筆下心澄：消失的五年

「我也不知道這五年如何渡過的，好像甚麼也沒有做過。」坐在眼前是一位二十出頭的年輕男子阿俊，頭上的黑短髮帶點凌亂，瘦削的臉上充滿疑惑，神情若有所思。「你最近感覺有甚麼不妥嗎？」我問道。「鄰居一直看我不順眼，最近更越來越常罵我，所以我不想再忍了，決定反擊，就反罵他們。爸媽想阻止我，說我想多了，我情緒一時激動，就把鍵盤掃到地上。他們都不明白，堅持想要我到醫院檢查，我進來醫院是想證明我沒有問題。」

阿俊把這兩年來鄰居騷擾他的事件和困擾娓娓道來。

「聽起來這段日子你也過得很不容易。除了鄰居還有其他人罵你嗎？」

「應該沒有吧，我甚少外出。」

「為何不外出？」

「就是不想外出。沒有工作、也沒有朋友，感覺沒有需要外出。」

「會怕街上的人騷擾你嗎？」

「不會吧，他們都不認識我，只是我自己不想見人。」

「那麼長期留在家中的習慣維持了多久？」

「好像有五年吧？讀書不成以後就是這樣了。」

「那這些日子你如何打發時間？」

「我也不知道這五年如何渡過的，好像甚麼也沒有做過。」

後來也從阿俊母親口中得知阿俊的讀書成績一直處於中下水平，直到中四時成績再明顯下滑，覺得讀不上就退學了。退學後基本上就是整天呆在家玩遊戲機。起初還會跟朋友聚會，後來連朋友也不再聯絡了。幸好自理能力和衛生也尚算有維持。

思覺失調中分為陽性病徵 (Positive Symptoms) 和陰性病徵 (Negative Symptoms)。陽性病徵包括妄想和幻聽這些大家比較熟識的病徵。陰性病徵則包括對學業、工作缺乏動力 (Avolition)，對喜愛的東西失去興趣 (Anhedonia) 和拒絕社交生活 (Social Withdrawal) 等，甚至連自理能力也下降。阿俊在出現陽性病徵前已經慢慢有影響日常生活和減低動力的陰性病徵。這些情況比較難察覺，但可能已經是發病的先兆。現實中，不少病人都未必能在發病初期發現有異樣而去尋求協助。然而，發病時間(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越長，就越難治癒，因此大眾對發病初期病徵的警覺性也是十分關鍵的。

阿俊在住院初期一直想證明自己對鄰居的妄想和幻聽是真實的，但後來跟我們建立信任後，也開始配合治療。治療後他的幻聽和妄想逐漸消失，後來更越來越常跟其他院友交談，亦開始有動力想認真尋找工作。阿俊慢慢在我們的治療教導下建立了病識感 (Insight)，意識到一直在影響他生活的是思覺失調的陽性和陰性病徵，明白到治療的重要性。

阿俊出院後我見過他一次。沒有穿病人制服的阿俊出現在我眼前時，我差點認不出他。那天的他戴著配搭好的帽子和休閒服，自信地向我問好，跟我第一次見他的差別實在太大。

「這個星期我跟媽媽去買衣服和剪髮準備下星期的保安培訓課程。」阿俊滿意地微笑道。

後來阿俊被轉介到專門醫治早發性思覺失調的團隊繼續跟進，聽說他正在逐步重新投入社會，我也倍感欣慰。

撰文：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陳浣詠醫生

(轉載自香港 01 | 筆下心澄 | 2024-06-18)

香港 01 網站連結：<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1029781>